【人文经济学与区域发展专题】

# 人文经济学视角下城市更新的理论逻辑与优化路径

武卓晓 吴秀华

**摘 要**：立足我国城市发展由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的阶段性特征，本文从人文经济学视角考察城市更新中既有人文积累的价值转化与再生产。研究认为，人的发展构成城市更新的价值目标与主体基础，长期形成的人文积累经由价值重塑、空间转化和能力组织进入现实生产生活并形成经济社会价值，已经实现的价值又通过价值回流重新进入人的发展、文化生产与社会关系积累，推动价值再生产并形成新的发展条件。人文经济学作用于城市更新的关键，在于将人的发展、人文积累、价值创造与价值再生产纳入连续的转化过程，解释既有积累如何转化为持续的发展能力。当前实践仍面临文化转化表层化、主体替代和新增价值向地方发展能力转化不足等约束。为此，应从人文资源识别与空间转化、在地共创与价值共享、长周期运营与价值再投入三个方面完善城市更新机制。人文经济学通过激活既有人文积累、促进主体协作和延伸价值循环，为城市更新培育内生发展能力提供新的理论支撑。

**关键词**：人文经济学；城市更新；价值再生产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6)05-0036-07　　**收稿日期**：2026-08-06

**作者简介**：武卓晓，女，澳门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澳门　999078)。

吴秀华，女，澳门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澳门　999078)。

## 一、引言

我国城市发展由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城市更新的重点也由物质空间改善进一步转向既有发展基础的激活与重构。人文经济学关注人的发展、人文积累与经济社会价值创造之间的联系，为理解存量城市中知识、技艺、生活经验、文化认同和社会关系如何进入现实生产生活并转化为持续发展能力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 (一)城市发展阶段的转变拓展城市更新的价值命题

城市发展阶段的转变首先改变了城市更新的价值要求。存量条件下，城市更新的关注重点由物质环境改善，进一步拓展至空间功能、社会关系与发展能力的综合提升。城市更新不再只是对既有空间进行物质性修补，而是需要在既有城市基础上重新组织空间、主体与发展资源，使存量空间形成新的价值创造能力。城市存量既包括土地、建筑和设施等物质基础，也包括长期使用中形成的地方知识、传统技艺、文化认同、社会关系以及人的能力。这些积累依附于具体的人、空间和实践过程，并在持续使用中不断延续和更新。

既有研究已经从不同角度拓展了对城市更新价值的理解。高质量发展研究讨论了存量发展背景下城市更新面临的转型要求及实现路径(黄耿志等，2025)；文化赋能研究揭示了文化要素注入与更新效能之间的作用过程(何淼等，2025)；多元协同治理研究则关注不同主体参与城市更新的组织方式与运行机制(徐可西等，2025)。近期研究已

从人文经济学视角讨论城市更新中的人本导向、文化资源活化、多元参与和长期运营等问题(闫娜,2026)。这些研究推动城市更新从物质空间改善转向更综合的价值创造。不过,一个关键的问题仍需进一步解释,即城市长期形成的人文积累如何真正进入现实生产生活,并转化为持续的发展能力。

既有人文积累并不会自然转化为城市发展的现实资源。其中存在三个需要解释的环节:长期生产生活形成的知识、技艺、经验和社会关系何以获得发展意义;这些积累又如何通过具体主体的实践进入生产生活;已经形成的经济社会价值能否重新支持人的发展并形成新的人文积累。

**(二)人文经济学的核心要义与城市更新的分析视角**

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提出研究"人文经济学"的重要命题[①],由此推动学界围绕人文与经济的互动关系展开持续讨论。人文经济学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提出并不断深化的重要理论命题,其核心关注人的发展、文化传承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统一。其运行逻辑可以概括为"以文化人—以人促经—以经育文":文化塑造人的价值观念、知识结构和行为能力,人的创造性实践进入生产、创新和社会生活,经济发展又为文化延续、公共生活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持续条件(洪银兴,2025)。人的发展由此成为连接人文积累与经济社会价值创造的重要纽带。

围绕这一命题,相关研究进一步揭示了人文要素进入经济发展过程的具体方式。文化能够通过价值导向、行为规范和激励机制影响经济主体,并对人力资本形成产生内源性作用(张佑林,2025);文化资源、社会资本和价值认同等人文要素能够嵌入社会经济运行,重塑区域发展的内生动力(张林山、公丕明,2026);人文资源与区域发展过程的结合也被视为推动协调发展和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基础(安晓明等,2025)。这些研究表明,人文因素的现实作用建立在人的能力形成、主体有效组织以及资源流动与价值实现的基础之上,人文内容由此能够进入经济社会活动,并在持续实践中形成新的发展条件。

人文经济学由此为理解城市更新提供了一个价值转化视角。城市长期形成的文化、知识、技艺、生活经验、地方认同和社会关系构成既有人文积累。经过价值识别,这些积累进入城市发展的资源视野,并通过空间使用、人的创造性实践和主体组织进一步转化为现实发展能力。

这一分析将城市更新研究进一步推进到人文积累与现实发展能力之间的转化关系。城市社会学、文化地理学和社区规划等研究已经从人的需求、社会关系和主体参与等方面丰富了城市更新的价值认识;人文经济学进一步考察这些因素如何通过人的能力与实践进入经济社会活动,并在价值创造、实现和回流过程中形成持续的发展能力。城市更新中的人文价值研究从价值识别延伸至价值转化,人文积累与经济社会活动之间的联系也成为理解城市内生发展动力的重要切入点。

**(三)研究问题与分析框架**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关注存量城市中既有人文积累向现实发展能力转化的过程。人文经济学将人的发展、人文积累与经济社会价值创造置于连续的转化过程中,为理解城市更新内生动力的形成提供分析基础。

从价值形成过程看,长期形成的人文积累首先需要经过识别进入城市发展的资源视野,并在空间使用、人的创造性实践和主体组织中进入生产、服务、创新与公共生活,形成现实的经济社会价值。已经实现的价值又通过持续运营、资源再投入和社会交往重新进入人的能力发展、文化生产与社会关系积累。本文将这一由价值实现重新转向人的发展和人文积累的过程称为价值回流。价值回流使本轮价值创造与下一轮人文积累相衔接,进而推动价值再生产。

据此,本文将人的发展、人文积累、价值创造与价值再生产视为城市更新中相互衔接的四个理论环节。其中,人文积累并不能自然转化为现实价值,其进入价值创造需要经过价值重塑、空间转化和能力组织三个相互关联的机制;价值实现以后,则通过价值回流重新支持人的能力发展并形成新的人文积累,进而开启下一轮价值创造。由此,城市更新的内生发展能力形成于既有积累不断转化并持续再生产的过程中。

## 二、人文经济学深化城市更新的理论逻辑

人文经济学将人的发展、人文积累与经济社会

价值创造置于相互联系的过程中，为理解存量城市既有积累向现实发展能力的转化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这一连续转化主要体现为四个理论环节：人的发展确定价值创造的目标并构成主体基础，人文积累构成价值转化的既有基础，价值创造体现既有积累进入现实生产生活后的经济社会实现，价值再生产则使已经实现的价值重新转化为人的发展和新的人文积累。

**（一）人的发展拓展城市更新的价值内涵**

人的发展贯穿城市更新价值形成的全过程。一方面，居民生活条件、发展机会和能力提升构成衡量城市更新成效的重要尺度；另一方面，人的知识、技艺、生活经验和创造能力又直接参与城市价值创造。

1.人的发展拓展城市更新的价值判断

人文经济学将人的价值与全面发展置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李向民，2025）。这一价值取向进入城市更新以后，更新成效的判断也由物质空间改善延伸至人的现实发展。住房修缮、公共空间改善、基础设施完善和环境品质提升所产生的价值，最终体现为居民生活便利性的提高、公共服务的改善、就业与经营机会的增加以及社会交往条件的优化。居民的实际受益及发展机会的改善，构成衡量城市更新成效的重要尺度。这一价值尺度拓展了对城市更新成效的理解，城市更新的价值判断由空间本身延伸至空间改善对人的现实影响，人的发展成为衡量更新质量的重要依据。

2.人的能力参与城市价值创造

城市长期积累的文化内容与社会关系，需要通过具体主体的实践才能进入现实生产生活。居民、经营者、文化生产者和专业人员掌握的知识与能力，可以通过经营、设计、文化生产、公共服务和创新活动进入城市更新过程，使既有积累获得新的表达方式和使用方式。

人的能力提升还会扩大后续价值创造的可能。知识积累、技能提升、实践经验和创造能力在更新过程中持续形成，并进一步进入新的生产、服务与社会活动。现实发展机会的改善提升人的能力，人的能力增长又为既有人文积累的转化和新的价值创造提供主体基础。人的发展由此成为城市更新价值创造与持续发展的共同基础。

**（二）人文积累拓展城市更新的发展资源**

存量城市的发展基础不仅表现为土地、建筑、基础设施等存量，也包括长期生产生活形成的人文积累。知识、经验、社会关系等内容，持续沉淀于具体的人、空间与实践过程之中，并构成城市发展中具有潜在价值的既有积累。人文经济学将这些既有积累纳入城市发展的资源认识，使城市更新所面对的“存量”由传统物质空间进一步拓展至人与地方长期互动形成的知识、能力与社会联系。

人文积累具有明显的主体依附性和地方嵌入性。传统技艺依靠传承与反复实践延续，地方知识形成于持续使用和生产生活，社会关系也在长期交往中逐步积累。这类积累的价值因此与具体的人、地方和实践过程紧密相连，其发展潜力取决于这些积累能否继续进入现实城市生活。从这一意义上看，人文积累与人文资源具有不同的分析含义。前者强调长期生产生活中已经形成的文化、知识、技艺、经验、认同和社会关系，是城市既有发展的沉淀；人文资源则强调这些积累进入现实发展过程后获得的资源属性。人文积累经过识别、组织和使用，与现实生产生活建立联系，才能成为参与价值创造的发展资源。城市更新中的资源认识由此从对既有物质存量的配置，拓展到对长期人文积累的发展潜力及其转化条件的认识。

这一资源观的拓展改变了对存量城市发展基础的理解。城市更新所能够利用的条件，不只取决于既有土地、建筑和资本规模，还取决于地方长期形成了什么知识、技艺和社会联系，以及这些积累是否仍然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

**（三）人的创造性实践拓展城市更新的动力来源**

人的创造性实践构成价值转化的直接动力。既有文化内容通过研究、设计、生产、经营和传播等活动与现实需求建立联系。人的知识、经验和创造能力使既有人文内容获得新的表达方式和使用方式，并进一步进入生产、消费和社会交往。

主体组织则为这种转化提供稳定条件。城市更新中的空间、资本、知识、技艺、经验和公共资源通常分散于政府、居民、企业、文化生产者和专业机构等不同主体。不同主体掌握的资源具有较强互补性，通过持续协作、资源整合和责任分工，分散的知识、能力和资源才能形成共同的行动能力。

人的创造性实践与主体组织共同构成城市更

新内生动力的重要来源。前者连接既有资源与现实需求，后者推动分散资源形成协作能力，为内生价值形成提供动力基础。

**（四）价值再生产拓展城市更新的发展周期**

人文经济学将城市更新的价值形成理解为持续积累和再生产的过程。人文积累通过人的创造性实践和主体组织进入生产、服务、创新与公共生活，形成相应的经济社会价值；已经实现的价值又通过长期运营、资源再投入和持续使用重新进入人的能力发展、文化生产与社会关系积累。本文将这一由价值实现向新的人文积累转化的过程称为价值回流，价值回流构成价值再生产得以实现的关键环节。

价值重塑、空间转化和能力组织推动既有人文积累进入现实价值形成过程。城市更新能否进一步形成持续的内生动力，取决于已经形成的空间、市场和社会价值能否继续支持新的创作者、知识交流和文化生产。当项目运营能够持续提供创作、展示、交易和学习机会时，已经形成的市场价值才可能进一步转化为人的成长、专业联系和新的文化生产条件，进而连接当期价值实现与后续人文积累。

价值再生产的关键，在于已经形成的经济社会价值能否重新转化为新的发展条件。经营收益、公共资源和空间改善可以继续支持文化生产、人才培养、公共服务和下一轮价值创造，从而形成“人文积累—价值创造—价值实现—价值回流—新的人文积累”的连续循环。价值再生产由此拓展了城市更新的时间尺度。

## 三、人文经济学视角下城市更新内生价值的实现机制

存量城市中的人文积累需要经过现实转化才能进入价值创造过程。其中，价值重塑使既有积累进入发展的资源视野，空间转化为已经识别的人文资源进入现实生产生活提供使用条件，能力组织则将分散于不同主体的知识、技艺、经验和社会关系转化为共同创造能力。在价值形成以后，还需要通过价值回流将已经实现的经济社会价值重新连接到人的成长、文化生产和地方关系，使本轮价值实现与下一轮人文积累相衔接，并推动价值再生产。

**（一）价值重塑推动人文积累的资源化识别**

城市更新首先需要重新判断什么能够成为发展资源。土地、建筑和基础设施具有清晰的物质形态，相关人文积累则长期分布于具体主体、空间和日常实践之中。价值重塑的作用，是把这些长期积累纳入城市发展的资源认识，使城市更新的资源识别由物质存量进一步拓展至知识、能力、生活经验和地方关系等。

苏州古城的保护更新体现了资源认识的变化，其54个街坊已实现社区规划师队伍全覆盖，22处古建老宅通过引入社会资本实现活化利用[②]，古城保护的关注对象也由建筑本体延伸至现实使用关系。深圳南头古城提供了另一种资源识别形态。南头古城核心区更新采取政府主导、企业实施、社会参与的模式，在保护历史风貌的同时导入创意办公、文化展览和品质公寓等多元业态。城市更新的资源识别可以超出传统遗产范畴，历史空间保护与现实使用、文化创意和运营活动由此被纳入更新过程[③]。

苏州古城与南头古城的更新对象和使用方式并不相同。苏州古城更强调历史空间及其使用关系的延续，南头古城则将现实使用、文化活动和新的经营方式纳入更新过程。人文积累能否进入城市发展，关键还在于这些积累能否在新的使用情境中继续发挥作用。

**（二）空间转化促进人文资源进入现实生产生活**

人文积累被识别为发展资源以后，还需要借助具体空间重新进入生产生活。这里所说的空间转化，是指通过功能调整和使用关系变化，使原有文化、地方生活与新的城市需求重新发生联系。空间因而成为人文积累由潜在资源转向现实使用的重要载体。

苏州十全街片区的综合更新较为清晰地体现了这一过程。十全街全长约2千米，改造涉及市政、交通、景观和建筑等方面，并通过优化街道布局、拓展步行空间等方式改善街区环境，同时延续水陆平行、河街相邻、两街夹一河的传统格局。十全街焕新升级以来，已形成由400余家商户参与的自治联盟，开展共建活动50余场，公共服务满意度达到98%，街区日均人流量增至约2万人次[④]。

十全街更新后步行空间扩大、公共节点调整和交通组织优化，使居民日常生活、商户经营和游客活动更多地叠加在同一街区之中；传统商业、青年主理人店铺、非遗体验与休闲消费也出现了新的组合。地方生活在新的空间使用中与经营活动重新

发生联系，人文资源也由此进入具体的生产、消费和社会交往，并获得新的使用方式。

### （三）能力组织推动分散主体形成共同创造能力

空间为人文资源进入现实生活提供了条件，但价值创造最终仍要通过具体主体完成。地方性文化知识主要积累于居民和长期使用者的实践之中，如传统技艺依赖传承人的实践，文化表达需要创作者和专业机构，市场转化则离不开经营主体。不同主体所掌握的知识、经验和能力并不会自然结合，将这些分散能力组织起来，成为人文资源进一步转化为现实价值的关键。

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的当代传承是生动的实践依据。自2001年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将桃花坞木版年画社“引企入校”，截至2024年，通过开设木版年画专业方向已培养70余名新传承人[⑤]。原本高度依赖少数实践主体的工艺知识，由此进入较为稳定的知识传递过程。

这一组织方式改变了传统技艺的传承范围。专业教学使工艺知识由师徒式个体传习进入更稳定的学习体系，新品开发又推动传统图像、制作方法和审美经验与新的设计、传播和应用相连接。桃花坞木版年画说明，能力组织使相关知识与技能获得新的传承主体、专业联系和再创造条件，增加传统技艺持续参与现实价值创造的可能。

### （四）内生价值生成的现实约束

内生价值的持续形成取决于上述转化关系能否保持连续。在现实城市更新中，文化生产、主体参与和价值回流仍可能出现断裂，主要表现为文化转化表层化、空间增值引发主体替代以及新增价值向地方发展能力转化不足。

第一，文化价值转化可能局限于符号化消费和短期变现，难以支持地方知识、传统技艺与文化生产的持续发展。当历史街区、传统技艺和地方生活经营活动过度集中于视觉符号、体验场景和短期客流时，支撑地方文化持续形成的知识、技艺和生活实践可能会弱化。文化投入实际作用受到地方条件和长期使用过程的影响（Evans，2005），人文资源进入现实使用以后，需要保持知识传递、文化创造和日常实践的连续性（何淼等，2025）。

第二，空间价值增长可能改变人文积累的主体基础。研究表明、历史空间修复、文化设施集聚与资本进入可能伴随居住结构调整和主体置换（Zukin，1987）。近期关于北京老城城市更新的研究进一步表明，更新项目的空间增值与主体留存之间存在需要正视的张力（肖超伟等，2026）。文化生活和社会关系依赖具体主体长期实践，主体持续退出会带来部分人文积累的流失，并削弱后续价值创造的基础。

第三，项目价值增长未必能够转化为地方发展能力。客流、消费、租金和品牌效应可以迅速形成项目收益，其长期意义则取决于能否进一步连接本地就业、人才成长、文化生产、产业网络和公共服务。新增价值进入人的发展和地方生产生活以后，才可能继续形成新的知识、关系和文化内容。

由此来看，保持文化生产、主体参与和价值回流的连续性，是城市更新形成内生发展能力的基本条件。但较强的历史文化基础、产业条件或公共资源优势的地区人文价值转化较为典型，对于一般老旧社区，相关机制的适用仍需结合具体的资源基础与主体结构加以判断。

## 四、人文经济学导向下城市更新的优化路径

前述三个机制解释了人文积累如何进入现实价值创造，其持续作用还取决于相应的制度与运营条件。人文经济学导向下的城市更新需要围绕资源进入、主体参与和价值再生产，形成相互衔接的三条实现路径：人文资源识别与空间转化、在地共创与价值共享、长周期运营与价值再投入。

### （一）完善人文资源识别与空间转化机制

城市更新中的资源识别需要由物质空间进一步拓展至长期生产生活形成的人文积累，并将其纳入城市体检、更新规划和项目评估，形成与存量城市特征相适应的复合资源判断。

不同类型的城市空间具有不同的人文积累结构。历史街区的资源识别可以重点关注地方文化、传统技艺和商业传统；工业遗产更新需要进一步识别产业知识、技术经验和职业文化；成熟社区则应关注居民生活经验、公共服务需求和日常交往网络。资源调查由此从土地、建筑和设施状况的识别，延伸至对人的能力及其现实使用状态的认识，使更新方案建立在更完整的存量基础之上。

人文资源识别的结果应转化为空间功能配置的依据。历史街区可以通过文化生产、教育展示、

特色经营和公共活动，使文化内容进入新的使用过程；成熟社区则可以通过公共服务、就业空间、社区商业和交往场所的配置，使居民长期形成的生活经验和社会关系继续参与空间使用。此外，城市空间在长期使用中不断产生新的需求、知识和地方经验，规划阶段形成的资源判断需要通过实际使用进行修正。通过识别、配置与反馈之间的动态衔接，人文积累能够在城市更新过程中持续进入现实使用，并逐步转化为稳定的发展资源。

**（二）健全在地共创与价值共享机制**

人文积累的持续转化依赖具体主体的长期参与。居民、经营者、文化生产者和长期使用者掌握的实践经验，是城市更新的重要知识来源。因而，需要建立贯穿资源识别、方案形成和长期运营的在地共创机制。

在更新前期，在地主体可以通过社区调查、社区经验梳理和需求表达参与资源识别，使生活经验和使用习惯进入更新方案；在实施阶段，持续协商可以将居民、经营者和文化生产者对空间功能、公共服务和经营条件的实际需求纳入调整过程；进入运营阶段后，仍应为居民、经营者和文化生产者参与社区活动与项目运营保留稳定渠道。

主体持续参与还需要相应的发展条件。价值共享的重点就在于维持价值创造主体的连续性，使空间增值与地方生活、经营活动和文化生产之间形成较为稳定的联系。长期合作关系能够进一步增强主体组织的稳定性。政府、市场主体、社区和专业机构在规划管理、资源配置、地方知识和专业服务等方面各有优势。通过相对稳定的权责安排、协作机制和运营关系，不同主体形成的专业能力和地方经验能够持续进入价值创造过程。

**（三）完善长周期运营与价值再投入机制**

人文价值具有明显的时间累积特征，需要在持续使用、反复实践和长期交往中逐步形成。因此，城市更新应将长期运营纳入更新决策，使空间建设、现实使用和后续价值形成保持连续。

长周期运营的策划应前置至更新方案编制和空间设计阶段。在确定功能布局和空间使用方式时，应同步考虑后续使用主体、运营模式和价值形成周期。历史文化空间需要持续维护和内容更新，成熟社区依赖稳定的公共服务和居民使用，产业类更新则需要人才、企业和专业网络持续进入。运营条件前置能够增强空间功能与现实需求之间的适配，使项目建设与长期使用形成更稳定的联系。

价值再投入是长周期运营的重要内容。对于文化和产业类更新，可以通过创作空间、人才培育、公共文化投入和地方产业支持等方式，持续形成新的文化生产主体和专业能力；对于历史街区和成熟社区，可以通过公共服务、空间维护和社区建设，为居民、经营者和文化生产者持续参与提供条件。已经实现的价值由此逐步转化为新的知识、能力、文化内容和社会关系。景德镇陶溪川较为典型地体现了这一过程。陶溪川已逐步形成青年创业孵化与文化交流平台，持续吸引青年创作者、艺术院校和专业机构参与，并通过展览、交易、学习与交流等活动形成较为稳定的文化生产网络[6]。

城市更新形成的“使用—反馈—调整—再投入”的运行过程，使空间功能和资源配置能够随现实需求不断修正。前期更新形成的空间和经济社会价值继续支持人的成长、文化生产、地方关系和公共生活，能够形成新的城市人文积累，并成为后续价值创造的基础。通过运营前置、价值再投入与持续反馈，城市更新由阶段性空间改善逐步转向内生发展能力的持续培育。

## 五、结论

本文从人文经济学视角考察存量城市中既有人文积累向现实发展能力的转化。研究表明，人的发展既构成城市更新的价值目标，也是价值创造的主体基础；长期形成的人文积累经由价值重塑、空间转化和能力组织进入现实生产生活，形成经济社会价值，并通过价值回流重新支持人的发展和新的人文积累，由此推动价值再生产。

城市更新能否形成持续的内生发展能力，不仅取决于既有人文积累能否进入现实价值创造，还取决于文化生产、主体参与和价值回流能否保持连续。文化转化表层化会削弱人文内容的持续生产，主体替代会动摇人文积累的承载基础，新增价值也可能难以转化为地方发展能力。因此，人文资源识别与空间转化、在地共创与价值共享以及长周期运营与价值再投入，需要在同一更新过程中相互衔接。

人文经济学为理解存量城市更新中既有积累与持续发展之间的联系提供了理论解释，也使城市

更新的关注重点由阶段性空间改善进一步延伸至长期发展能力的形成。

## 注释

①杜尚泽、潘俊强：《总书记关注的这个题目，有中国的未来》，《人民日报》2023年7月10日，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23-07/10/nw.D110000renmrb_20230710_1-01.htm。②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政府：《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2024年1月9日，https：//www.gusu.gov.cn/gsq/zfwj/202401/faefa62c451d47c49bd6e6490799d1b0.shtml；《建设一座活着的、幸福的、繁华的福气之城》，2024年3月5日，https://www.gusu.gov.cn/gsq/zwyw/202403/f0ef91e2a0ba43a3b2da3e96566dd82b.shtml。③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广东文旅产业赋能城市更新十个优秀案例发布　南头古城和大鹏所城入选》，2024年7月5日，https://wtl.sz.gov.cn/xxgk/qt/whsy/content/post_11409390.html。④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十全”方案成全国老旧街区改造样本丨我市城市更新项目再获住建部推广》，2025年3月27日，https://zfcjj.suzhou.gov.cn/szszjj/gzdt/202503/3b017ce0b2144b1fb9b10dae71905582.shtml。⑤苏州市教育局：《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在传承与创新中　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焕新生启新篇》，2024年12月19日，https：//jyj.suzhou.gov.cn/szjyj/xxcz/202412/19853dadeced43cb9ccad803096f4ee7.shtml。⑥景德镇市人民政府：《陶溪川文创街区》，2023年11月24日，https://jdz.gov.cn/zjcd/mljdz/sj/t932854.shtml。

## 参考文献

[1]黄耿志，李郇，张文忠，等.高质量发展转型背景下的中国城市更新：挑战与路径[J].自然资源学报，2025，40(1)：1-19.

[2]何淼，宋伟轩，汪毅.文化赋能城市更新的理论逻辑与现实路径：以南京老城南为例[J].自然资源学报，2025，40(1)：147-163.

[3]徐可西，苏婕妤，鲍海君.城市更新多元协同治理的实践路径与内在机制：基于杭州的探索性案例研究[J].自然资源学报，2025，40(6)：1451-1467.

[4]闫娜.人文经济学视野中的城市更新[N].光明日报，2026-01-15(07).

[5]洪银兴.人文与经济相互促进共同繁荣的人文经济学[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5，62(1)：5-18.

[6]张佑林.人文经济学主体构建：创新人力资本生成的文化逻辑与运行机理[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42(1)：37-45.

[7]张林山，公丕明.人文经济视角下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建构与路径选择[J].区域经济评论，2026(1)：24-34.

[8]安晓明，张可云，刘夏.人文经济学视角下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的构建[J].改革，2025(10)：56-66.

[9]李向民.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人文经济学[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5(3)：31-36.

[10]肖超伟，谢子涵，张丁丹，等.北京老城城市更新绅士化效应与空间分异特征[J].地理学报，2026，81(6)：1761-1777.

[11]Evans G. Measure for measure: evaluating the evidence of culture's contribution to regeneration[J]. Urban Studies，2005，42(5-6)：959-983.

[12]Zukin S. Gentrification: culture and capital in the urban core[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1987，13：129-147.

## Theoretical Logic and Optimization Paths of Urban Renew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istic Economics

Wu Zhuoxiao　Wu Xiuhu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China's urban development shifting from incremental expansion to the qualitative upgrading of existing urban area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transforma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existing humanistic accumulation in urban renew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istic economics. It argues that human development constitutes both the value objective of urban renewal and the foundation of value-creating agency. Humanistic accumulation formed through long-term urban development enters production and everyday life through value redefinition, spatial transformation, and organization of capabilities, thereby generating economic and social value. The value thus realized is subsequently recirculated into human development,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social relations, enabling value reproduction and creating new conditions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The key contribution of humanistic economics to urban renewal lies in placing human development, humanistic accumulation, value creation, and value reproduction within a continuous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thereby explaining how existing accumulation can be converted into sustained development capacity. In practice, however, this process remains constrained by the superficialization of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the displacement of local actors, and the insufficient conversion of newly created value into local development capacity. Accordingly, urban renewal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hrough the identification of humanistic resources and spatial transformation, local co-creation and value sharing, and long-term operation and value reinvestment. By activating existing accumulation, strengthening collaboration among actors, and extending the value cycle, humanistic economics provides a new theoretical basis for cultivating endogenous development capacity in urban renewal.

**Key Words:** Humanistic Economics; Urban Renewal; Value Reproduction

（责任编辑：正　漪）